

007情报员惊险故事之六



# 凶险的日本之行 间谍战

【英】易安·弗莱明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007 号情报员惊险故事之六

# 凶险的日本之行 间谍战

(英) 易安·弗莱明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007号情报员惊险故事之六

凶险的日本之行 间谍战

[英] 易安·弗莱明

---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3.25印张 29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

ISBN7—80549—105—4/I.70

定价：3.40元

# 目 录

---

## 凶险的日本之行

- 1 机密任务…………… ( 1 )
- 2 踏上征途…………… ( 12 )
- 3 与虎谋皮…………… ( 22 )
- 4 敌方秘令…………… ( 28 )
- 5 深夜谈判…………… ( 39 )
- 6 死亡的乐园…………… ( 46 )
- 7 谈判条件…………… ( 56 )
- 8 踏上征途…………… ( 64 )
- 9 准备行动…………… ( 73 )
- 10 博士的化身…………… ( 82 )
- 11 黑岛的艳遇…………… ( 89 )
- 12 魔鬼世界…………… ( 122 )
- 13 鬼域虎穴…………… ( 134 )
- 14 吃尽苦头…………… ( 144 )
- 15 身分大白…………… ( 155 )
- 16 疯狂刑法…………… ( 166 )
- 17 恶贯满盈…………… ( 175 )

18	宣布死亡·····	( 183 )
----	-----------	---------

## 间 谍 战

1	酷嗜杀人·····	( 197 )
2	保安会议·····	( 210 )
3	杀死他! ·····	( 220 )
4	爱情任务·····	( 233 )
5	诱惑艺术·····	( 239 )
6	荒唐单恋·····	( 250 )
7	初显身手·····	( 264 )
8	偷窥敌情·····	( 277 )
9	春心荡漾·····	( 289 )
10	血腥屠杀·····	( 301 )
11	美人春睡·····	( 313 )
12	惹火尤物·····	( 326 )
13	屋里笑声·····	( 339 )
14	褐色脸孔·····	( 349 )
15	借火吸烟·····	( 361 )
16	红色间谍·····	( 370 )
17	受制枪下·····	( 382 )
18	生死决斗·····	( 395 )

# 1 机密任务

麦耶坐在办公室内，面对着圣詹士街的窗子，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已经安排妥当，如何来打发他那一个月的假期：前两个星期预备到勒斯特去垂钓，后两个星期计划去旅行。他除了招待贵宾而外，不愿到俱乐部去，因为那里他认识的人太多，说起话来十九不离本行，还有许多从前跟他在海军里的部属，问他退役后干些什么事。

“同几位朋友组织一个‘环球贸易公司’，在做点小生意。”这句谎言，不知道说了几百遍了。自己说起来也感到味同嚼蜡，乏味之至。听的人也未必全以为信，但谁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麦耶正在遐思之际，马乐爵士来访，麦耶以雪茄来敬嘉宾，马爵士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雪茄钻子，仔细地在烟屁股上戳了一个小洞，他点着烟，漫漫的抽着，直到烟头烧旺，然后才喝了一口咖啡。他看到麦耶的双眉在曲折一闪，观察出麦耶有点心事，便带着笑容说：

“老兄，告诉我，有什么问题吗？”

麦耶心不在焉。他这时好象连抽烟斗的力气都没有了似的，喷出一口烟，迷惘地反问：“什么问题？”

马乐爵士是英国最著名的神经专家，他那篇《自卑情绪之心理与生理上相互影响的关系》使他获得最高荣誉的诺

贝尔医学奖。他是英国情报局神经精神病顾问，情报局很少麻烦他。一旦找到他便是有很不简单的问题发生了。若有此类问题，他都是很感兴趣地来细心研究，为休戚相关的问题都找到解决的办法。

麦耶又迷惘的仰着头去观看圣詹士街的街景。

马爵士望着麦耶局长的侧影说：

“老兄，你的行为也象每个人的特征一样，其中之一就是你偶而会请我吃餐中饭，将我塞得象北平的填鸭，然后再透露一点惊人的机密，结果是十次就有九次请我帮忙。今天请我来吃顿饭，又有什么节目安排吗？”

麦耶冷冷的说：“是关于〇〇七号，近来他使我感到越来越伤脑筋！”

“关于他的情况，我曾写了两次报告，不知道你都看过没有？有什么新的发展？”

“没有！还是那种老样子，迟到早退，吊而郎当，拼命的喝酒、赌博，经办的事情错误百出。仍在继续他那慢性自杀。本来他是我得力的助手，现在已经快要报废了，想想他以前的成绩，现在真是难以相信会变成这种样子。”

马爵士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说：“你说真叫人难以相信，我看你根本没有看我的报告，最低限度你没有仔细看我的报告。我在报告中说得很详细，他是因为受刺激过度。”说到这里，马爵士用力吸了一口雪茄：“他是一条硬汉，既刚强又勇敢，做事认真负责，他又是一个光棍，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猎艳的能手，但在女人怀里，他是游戏人间的，一旦他真的坠入了情网，又从情网里跌了下来，可以想象得到他受的刺激，是多么的痛苦。一个不动真情的人，忽然有一

天，他竟动了真情，并且还真的和那个女子结了婚；举行婚礼后仅有几个钟点，新娘竟被一个无恶不做的匪徒枪杀了，这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所遭受的挫折是无法弥补的。”

“匪徒打击的目标是〇〇七号，但是他大难不死，仅在他的额角上受了点儿伤，不幸的新娘竟代他而送掉了命。从此以后，七号就开始一切行动都走了样。我们的医官认为他的脑子受了伤。他来看我，并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但是，他向我表示并且很坦白的承认他对工作失去了兴趣和热忱，没有情绪和精神办公，连活着的意志都没有了。他这种说法，从前我从别的病人处听的太多了，这就是所谓心理崩溃，能渐渐的加剧也能突然的恶化。”

“他在生活上受到了一次晴天霹雳式的打击。在一个以往一帆风顺的天之骄子心里，一旦折兵败将的垮下来，至少以往他没有这种类似的打击经验。失去所爱的，并且因自己的危险而伤害了他人的生命，深以为‘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你我都没有这种经验，如果我们受到同样的打击，其痛苦的程度，将作何反应？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精神上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现在〇〇七号就生活在这种负担里。我在报告中已经加以说明，同时我认为他的未来的职务，应该再加重他的危险性和紧急状态的工作，或可以帮助他挽回目前这种情势，弃除他心理上的痛苦负担。唯有如此，始能使他体会到，人生是要奋斗的，生活的变化祸福的来去是无休无止的，只要一息倘存，就应该逆来顺受，克服困难，忍受灾难。做人是一件艰巨的事，任务都有困难，在艰难困苦中才能够给人更多的考验，使人更坚强地活下去！”



“我给他两件任务，两次都让他闯了祸，一次几乎送了命，另一次又将别人拖进危险的境界，”局长很失望地说，“这是我引以为忧的一点。从前他一向是不犯错误的，现在，他委成一匹害群之马了。”

“这是精神病患者的一种表现。现在，你计划把他怎么办？”

“叫他滚蛋！”局长很粗暴地说，“不然就叫他在一次任务中被乱枪杀死，除去这一害。或者公布他患了不治之症，让他退休。不管你们这些心理学家精神学家怎么讲，但是我不能任用一个头脑退化而处处出纰漏的人！当然我要顾及到他以往的功绩，给他一个良好的安排，使他荣誉地退休，拿到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再安排他到大银行里在安全室工作，这样不是也蛮好的吗！”

“你有没有计划调他到另一个单位去试一试？”马爵士仍不放弃他的理想。

“马兄！局里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外勤人员，我更不愿意把〇〇七号再调到一个单位去害别人。”局长面对着这位心理学家透视性的眼睛。

“那你将失去一个最有能力的高手！”

“能力高强的助手是以往的事，而不是现在的他！”

马乐爵士身子向后靠了靠，沉默地吸着他那支雪茄烟。他给邦德看过十余次病，对他的病症是非常了解的，对他的印象也非常有好感。他深知〇〇七在心理上仍潜伏着无上的精力，但在精神方面因刺激过度而失去常态了：若能在工作方面，再让他提高警觉地去处理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能够震醒他的神经，恢复到以往正常的精神状态。不但能将他

的病症治好，而且还可以将潜伏的能力提起来，去担当普通人不能够胜任的事。

马爵七说：“只要给他一个生死攸关的境况，他自然会奋发求生的，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种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原先一大批精神病患者就霍然而愈了。局长，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有自信，他会好的，一切由我来负责。”

“什么样的机会？你说吧！”

“局长，我对你的事知道得很少，但我认为目前有某种事正困扰着你在人选上左右为难，这件事，实在难以完成任务。让我来打个譬喻，一个难如登天的任务，交给他去办！譬如：暗杀呀，偷窃俄国人的密码什么的！这种任务看起来根本无路可走，但这种任务必然非常的重要，当交待他时，必须让他明了它的重要性，必须逼迫他使出浑身解数才能够进展这分差使。这样才能够使他将困顿和苦恼忘到九霄云外。他的爱国心甚强，必须告诉他这件任务有关国家的存亡，如若失败，可能掀起另一次世界大战，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要使一个人振作起来，莫过于荣誉和生死两件因素的总和。你是否可以找出一件十万火急待办的任务？这是我替你开出的三味药，如若你能配齐给他服用，我敢保证一服见效。总之，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局长向着窗子，茫茫地望着公园，那待走进来，局长也不回，就说：“坐下。”没有叫他的名字，也没有叫他的代号。

那待在局长对面那张老位子上坐下，面向着局长的大

办公桌看着。桌上一无所有，和室内的空气一样的清静，他沉默着。突然，他心里难过起来，他感到近来他对不起局长，更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自己，空桌空椅正似向他控诉，它们似乎在说：我们已经用不着你了，你还来干什么？你应该自己知趣些，还不自动离开这里？虽然我们曾相交多年，但是，现在是我们再会的时候了。“再会罢！”

局长从窗子旁边很沉重地走到那张大桌子后高背椅子上坐下，望着一桌之隔的邦德。邦德那被时光雕塑出深刻皱纹的历经沧桑的面孔上，没有流露出一丝的表情。

“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局长说。

“也许我可以猜得到，局长，请你准我辞职！”

局长听到这句话，非常生气：“你在说什么东西！○○组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单位！○○组没有事情做也不是你的错，哪一个单位有的时候也有忙得不可开交的现象，也有空闲的时候，谁也不能怪谁。”

“可是最后两件任务，都给我搞糟了，并且这两个月以来，我的体格检查报告，看来也实在太不理想了。”邦德很消极的说。

“胡说。你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目前在生活方面有点不如意，这是可以原谅的，至于最后的两件任务，任何人都不能保险。一生中工作中没有不犯错的。不过，你现在既然在○○组感到比较空闲，我想给你换一个单位。”局长脸上露出同情的面容。

起先局长的两句话，邦德听起来很受用，可是最后的两句话又害得他心惊肉跳。他回味这两句话的滋味。老头子的心肠虽好，不过是使用圆滑的方式，将他除掉而已。他心里

一阵酸，但牙齿咬了一下说：

“局长，如果你并无异议的话，还是请你准我辞去〇〇的号码，我已经握有很久，再则，我对内勤工作实在是没有任何兴趣，就是勉强叫我做，也做不到好处。”邦德把心里的话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

局长勃然大怒，邦德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长官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尤其是对自己。老头子举起右拳向桌子上“砰”的一声，打在桌子面上：“你在跟谁讲话？混账！谁在管这个地方？我叫你来，是准备给你升级和交给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可是你一再提出来辞职。你这是什么意思？真是莫名其妙！”

邦德看到局长生这么大的气，真是感到莫名其妙，如同坠入五里雾中，一阵奇异的兴趣在浑身血管里畅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终于由内心里说出话来：“局长！我真不该使您生这么大的气，我只是对我最近的表现感到无限的惭愧而已。”

“你的好坏功过是由我来决定的！”局长再次用拳击打桌子，但是没有上次那样用力。“现在你听好，我给你在行动上升级，同时调到外交组，你要用四数字的代号，年薪增加一千镑，外交组的工作你不必过问。我唯一可以告诉你的是除了你以外，这个组织还有两个人，为了使 你方便起见，你仍然可以使用你现在的办公室和秘书，明白了吗？”局长的口气，好似气已经消下去了。

“明白了，局长。”邦德的心情也平静多了。

“你要准备在这个星期内，启程前往日本，有关本案的一切手续，由参谋长亲自处理。这个任务极为机密，连我的

秘书也一点儿不知道，有关本案的卷宗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得到，它是多么的重要！”

“局长！您怎么挑选上我来担任这么重要性的任务？”  
邦德心里又跳动得非常利害，他在茫茫的想着：命运的转变为  
什么这么突然？又那么激烈？十分钟前还视为一具废人，  
生命、事业、前途均濒临绝境。目前，他又青云直上，变成  
一个极端重要的分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成功的希望  
很少，但是我看你很有处理困难的才能，其他的同志，  
我再选不出更比你适当的人选来了。所以我挑选到你，也许  
你能从不可能当中，找出一个可能来，那就是我们组织的万  
幸了。”局长冷漠地笑了笑又说：“你引以为自豪的神技射  
击这次可用不上了，这次的任务是要智取而不是用枪拼，  
如果这次的任务，你能够完成，那无疑将使我们对外国的情  
报增加一倍。不过，我仍认为成功的希望非常的渺茫，再说  
清楚一点，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局长，你还可以再多告诉我一点吗？”

“当然，因为没有文字供给你参考，参谋长会详细地再  
和你说一次的。这件任务和日本情报机构有关，你可以从哈  
尔滨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参考资料，但你可绝对不能向他透  
露一点你此行的目的！明白吗？”

“明白！局长。”

“你对密码是否知道一些？”

“知道一点皮毛而已，局长。我离开这一门东西已经很  
久了，我想还是少知道些为妙，万一被他们抓到的话……”

“对！但是日本人对这门东西却非常有研究，他们的

头脑好象非常适宜整理这些乱七八糟的字母和数目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导之下，在侦破密码上建立起高速的效率，并专门成立了这个侦破的机构；这一年来，他们一直在侦查和研判俄国人发自海参崴和中国大陆各地有关的军事、外交电讯。”

“真是了不起，局长。”

“是他们对美国中央情报局了不起。”

“局长，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是和我们密切合作而相互交换情报的吗？”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不包括太平洋地区在内。当艾伦·杜勒斯任局长的时候，我们至少还可以得到有关英国一切情报的摘要，但是现任的麦康局长到任以后，连这点摘要也不肯给了，但是我私人和他相处得很好，他曾坦白地告诉我，这种改变是奉国防会议的命令，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他们担心我们的防谍措施不够理想，这也难怪他们，但我也同样担心他们的防谍措施不够健全。在两年前，他们有名高级密码人员逃奔到俄国去，不用说，带去了许多我们给他们的情报资料。”

邦德设法将话题拉回来，插嘴说：“局长，关于你刚才说日本人一直在侦查俄国的电讯，派我去做什么？”

局长将双手平放在桌子上，这是他一贯的样子，这是他说重要话的一种预备姿势。邦德急忙聚精会神的准备着听取局长每一个字，并深刻地印在心坎上。

“东京有一个叫田中老虎的，他是日本的情报首脑，他真是一个出色的特务；他到过英国两次，第一次是到牛

津，第二次是来做工作，后来他参加他们的战时特务组织‘宪兵队’，又受训做神风攻击队员。这个家伙就是日本电讯侦察最高负责人。你此次去日本的任务，就是从这个家伙的手里，把他那些电讯弄到手。怎么弄法？我不知道！这全凭你自己的智慧和手段了。这个任务难就难在日本已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签了合同，不能供给任何的国家。所以他对我们英国的情报组织，似乎不大放在眼里。”局长的嘴角动了一动，眼神向下瞟了一瞟接着说：“他对我们的情况知道的并不多，一部分是他在这里做工作的时候侦察到的，一部分是从美国佬那里得去的，但对我们不见得有利，我们自从一九五〇年起就没有在日本设站，彼此都没有业务上的往来，因此我们在日本等于是一个真空。你到日本后，形式上是在一个澳大利亚人手下工作。据闻那个澳大利亚人在那里工作的成绩还不错。这就是你此次任务的大概情形。若能完成这个任务，那除非你了。你是否愿意试试看？”

这时局长的脸上，不但没有刚才那股怒气，看来倒是蛮友善的，这倒是很罕见的现象。

邦德的命运，被这个老头子支配了很久，但他对这位长官的一切知道得很微少。听完这位老先生的一番话，敬爱之心油然而生。不过，他的本能告诉他，此行的任务，一定背后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和错综复杂的目的，局长这样决定命他去完成这件任务，是不是想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挽救出来？给他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真如局长所说那种困难，根本没有希望完成的一件任务，局长为什么不挑选一位会日语而在日本各方面都很熟习的同志去做呢？邦德没有到过日本，对日本一切都是生疏的，不过他意识到这

件工作不是说着玩的，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

“局长，承蒙你提拔和栽培，我愿意去试试。”邦德很肃敬地说。

“好！”麦耶点了一下头，面对着讲话机，按了一下按钮。“参谋长，你规定〇〇七用什么新代号？好！我叫他立刻来看你。”

他靠回椅背，很难得地又笑了一笑：“你还是用你的老号码，但是变成为七七七，现在你可以到参谋长那里去了，一切事情他都会给你讲解得明明白白的。”

“是！局长。谢谢局长。”邦德敬了礼，转身走出办公室。



## 2 踏上征途

---

参谋长是邦德在组织中的好朋友，他抬起头来，看到邦德进来，便从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站起来，满面笑容来欢迎他：“邦德，坐在这里，这份差使你接下来了？我相信你会接的，可是这个任务不是容易做的呀！你自己感到有没有点希望？”

“我现在还什么感觉都没有！听局长说那个叫田中老虎的家伙是一个非常不好对付的人，而我对于外交，更没有超越的才干，局长为什么挑选我去做这件事呢？大家是老朋友了，说真的，我自认为我已经被打入冷宫里了。最后的两个任务，实在是太不象话了，罪有应得。说句良心话，我已准备退休去养来亨鸡了，局长今天突然召见我，把这件困难的任务又交待给我，你总该把真相告诉我吧！”

参谋长一面听邦德的话，一面在心里思考着如何答复他这个询问。当邦德话说过了以后，他胸有成竹地说：“篮球你总是会打的吧？谁能保证每次投篮都能够投进？做工作也是一样！局长对这个任务的人选考虑了很多人，最后他还是决定了让你去，比较还有一丝的希望。他的判断和决定是否正确，只有等待事实的证明了。你难道不想换换胃口，从〇〇组这个武场调到一个又安全又有升级机会的机构去？”

“绝对不想，”邦德很坚决地说，“这件任务完成后，